

新增出版番外《一生》

在我至死不渝的想念里，
是永远少年的你。

①
陌上郎

全新修订，经典回归
百万畅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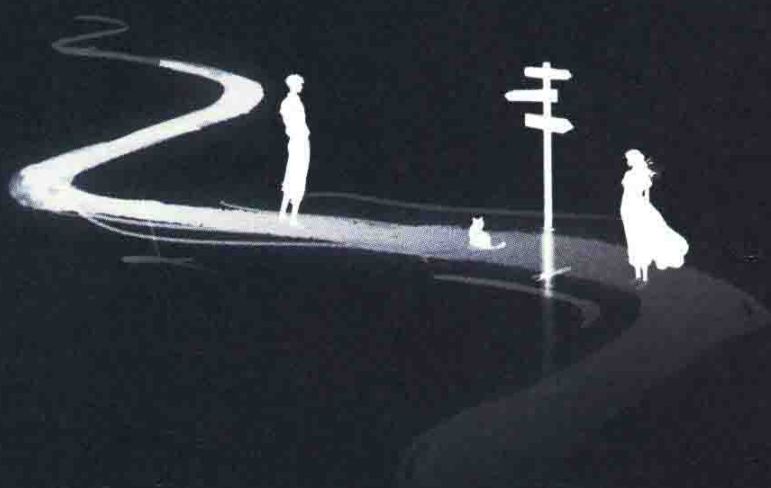
乐小米
著

一生，
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
(纪念版)

青島出版集團 | 青島出版社

乐小米
著

↑
陌上郎



浮生，
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
(纪念版)



青岛出版集团 |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纪念版. 1, 陌上郎/乐小米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24. 3

ISBN 978-7-5736-1730-9

I. ①凉…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 (2023) 第219046号

- LIANGSHENG, WOMEN KE BU KEYI BU YOUSHANG: JINIANBAN. 1, MOSHANGLANG
- 书 名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纪念版. 1, 陌上郎
- 作 者 乐小米
-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2号)
-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 邮购电话 18613853563
- 责任编辑 贺 林 李文峰
- 特约编辑 王羽飞
- 校 对 李玮然
- 装帧设计 蒋 晴
- 照 排 梁 霞
-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 2024年3月第1版 2024年3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16开 (640mm×920mm)
- 印 张 16.5
- 字 数 222千
- 书 号 ISBN 978-7-5736-1730-9
- 定 价 45.00元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050

目录

第一章

凉生

： 1

第四章

巷子弯

： 153

第二章

锋芒毕露

： 31

第五章

牵挂

： 217

第三章

程天佑

： 63

出版番外

一生

： 233

◀ 第一章 ▶

凉 生

只能这样注定，他是哥哥，而我，是妹妹。

01

凉生，就这么不期而遇

十三岁那年，我突然有了一个极坏的习惯。

我习惯在半夜睁大眼睛，试图看清糊满报纸的天花板。然而，在这漆黑的夜里，我做的一切只是徒劳。

夜只是这样浓重地罩满我的身体。我缩在被子里，小小一团。我想：我怎么就一点儿也找不到小说里所说的夜色如水的恬静美丽呢？我只能在半夜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母亲柔肠百结的轻微叹息声，还有凉生熟睡时所发出的均匀呼吸声。

我看过凉生睡觉时的样子。他喜欢侧着身子，小脑袋埋在枕头里，长睫毛像两只熟睡的天鹅一样憩息在他的眼帘上，略薄的鼻翼随着呼吸轻轻地抖动，白色皮肤透着淡淡的粉。这种柔和的粉色皮肤在魏家坪这一带孩子的身上极少有的，所以，在我年少的意识中，凉生是与我不相同的，与整个魏家坪的孩子都不同。

我喜欢在他睡午觉时，用初生的嫩嫩的小草尖探到他的耳朵里，看他被痒醒，然后猫着小身子，躲在他床边，学我们家的猫——小咪叫几声。凉生好聪明，眼都不睁，就可以猜到是我，嘴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姜生，别闹了，我睡觉呢。”

他叫凉生，我叫姜生。

四岁之前，他与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瓜葛。

四岁那年，一个阳光洒满半个山坡的美丽午后，一脸疲色的母亲把一个如同电视里才能见到的好看的小男孩儿带到我的面前，说：“姜生，这是凉生，以后你就喊他哥。”



四岁，尚是记忆模糊的年龄，我眼里只有泥巴、小草、狗尾巴花，不知道什么叫天灾人祸、造化弄人，更不知道那些天里，魏家坪发生了一场惨烈异常的矿难，有四十八名矿工和两名记者遇难。在我眼里，魏家坪的天还是那样蓝，水还是那样清。所以当母亲把凉生带到我的面前时，我一边甩着清脆的童音喊他“凉生哥哥”，一边背着母亲冲他做了一个奇丑的鬼脸。

可能是因为我做的鬼脸实在太难看了，所以把好看的凉生给吓哭了。

凉生哭的时候用胳膊挡住脸，努力地憋住声息。魏家坪的孩子们哭起来可没他这么斯文——他们都是直接张着大嘴巴，哭得歇斯底里、惊天地泣鬼神。我对凉生的好感就是从他这斯文一哭开始的。

凉生刚来的时候，非常喜欢哭。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他断断续续地小声抽泣。

我就抱着枕头，挨到他的枕头前，在暗夜中瞪着眼睛看他哭。夜色昏昏，我只能看到他瘦弱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小脑袋不停地抖。

我说：“凉生，你怕黑的话，那姜生陪你。”

他似乎对我没有太多好感，边抽泣边抗议道：“谁怕黑了？”

我就愣愣地趴着看凉生哭。

他转身，眼睛红红的，说：“有什么好看的啊？”

我撇撇嘴，像条小鱼一样钻回被窝，挨到母亲的身边，问道：“是不是城里人哭的感觉比吃糖块儿还幸福呢？”

“幸福”是我那一年主动学会的第一个词语，但母亲并没因此表扬我，而是给我盖好被子，说：“姜生，你记住，凉生是你哥，不是什么城里人！以后你不能胡说！你一定要记住，凉生是你哥！”

仿佛圣命难违一般，四岁的我与六岁的凉生不期而遇。我不能也不知道去问，这个被唤作凉生的男孩儿，为什么会突然来到我们家。

只能这样注定，他是哥哥，而我，是妹妹。



凉生来之前，父亲总是很忙，只有过年回家看爷爷奶奶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如此一算，我们也只打过四个照面儿。他高瘦，一脸寡淡的表情，对我似乎也无太多喜爱。

这样也好，反正我也不算喜欢他。不过，如果他能像北小武的父亲那样，老让自己的孩子骑在脖子上坐大马，我想我还是可以喜欢他一小下的。

母亲看得出一个小女孩儿对男性家长宽厚的怀抱的向往，依恋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可抹杀的天性，所以总是一边忙碌着一边跟我说：“姜生，你爸是咱魏家坪最了不起的人，所以，他不能总在咱娘儿俩的身边。他是个大记者，每天忙啊忙的。姜生，你爸是为了咱娘儿俩啊。”

说完，她会抹抹额头上的汗珠，冲我笑，嘴角的弧线却透着苦苦的味道。

这样的话，她一直说到凉生来的那天。从此，她便学会缄默，如同魏家坪那口废弃的枯井那样，深深湮没在更多的农活和操劳之中。

她给凉生做最好的饭菜，凉生却很少吃，淡漠的眼神中带着一丝胆怯，眼睛圆溜溜的，不时地望向我。

母亲看着厌食的凉生，转脸对我说：“姜生，你要让着哥哥啊。妈妈去医院看爸爸。”

母亲走后，凉生问我：“姜生，妈妈生气时会打小孩儿吗？”

我摇了摇头，盯着他眼前的红烧肉直流口水，只好闭上眼，胡乱扒饭。我想闭上眼睛的话，土豆块儿我也能吃出红烧肉的味儿。果真如此，



土豆块儿不仅有红烧肉的味儿，而且和红烧肉一样软。我美滋滋地大嚼，睁开眼时却见凉生正踮着脚，那么认真地一筷子一筷子往我的碗里夹红烧肉。

他冲我笑着说：“姜生，你慢慢吃啊。你看你那样子，真不像个小女生呀。”

我冲他做鬼脸，这次没把他吓哭。

吃过饭，我就带着他去魏家坪最大的草场上捉小虫子。北小武正在率领一帮小屁孩儿玩战争游戏，一眼就看到了我身边的凉生，对我喊道：“姜生，那是谁啊？你家的小女婿吗？”

魏家坪的孩子有口无心，甚至连北小武都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凉生的脸竟然红了——城市里的孩子，脸皮就是这样薄。

我把北小武从“碉堡”上拽下来，拉到凉生的面前，说：“他叫凉生，是我哥。”

北小武看着凉生，咧嘴笑着说：“我叫北小武，是这里的头儿。”

凉生也笑，嘴角抹开一个无比漂亮的弧度，在阳光下，像个美丽的娃娃。

那天我们玩得很疯。孩子总是忘事，凉生那天下午一直很开心，捉了最多的虫子，也忘记了哭。

只是北小武一直在我的屁股后面叽叽歪歪：“姜生啊，你们家怎么净是这么怪的名儿啊？哎呀，我忘了，你家老头子叫姜凉之，怪不得呢。”

我不知道谁叫姜凉之，可凉生知道。小孩子喊对方家长的名字多有骂人的意味，尽管我相信北小武只是嘴贫而已，凉生却不这么认为。他毫不客气地对北小武动了拳头。

他们俩厮打在一起。北小武是小人，动手；凉生是君子加小人，又动手又动嘴。北小武被凉生咬得“吱哇”乱叫，渐渐撑不住了，就喊我：“姜生，你还不来救救我啊！”

我本以为北小武身后那帮小屁孩儿会对凉生群起而攻之，没想到他



们更小人，只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北小武落败。我想若是北小武占上风的话，凉生早被这些人“殴打致残”了。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魏家坪孩子的小人作为。

我去拉凉生，说：“哥，咱走吧，别咬了。”

当时我那感觉就像邻居唤自己家的大黄狗，大黄，别咬了！走！

凉生咬得太过投入。所以当我的手伸到他的面前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落下牙齿。直到听到我的惨叫，他才惊觉，扔下一脸牙痕的北小武，抱住我流血的手臂，喊：“姜生！姜生！”

我扭着的眉心渐渐地淡开了。因为，我看到了惊慌失措的凉生眼角的泪花。

我皱着眉说：“哥，我不疼，咱回家吧。”

03

矿难，夜色如水

晚上，北小武他妈拉着几乎被“毁容”的北小武来到我家的院子。她脸上皱起的纹比北小武满脸的牙印还要醒目。母亲不停地端茶倒水，不停地赔礼道歉。直到深夜，北小武和他那一脸牙印才从我的面前消失。临走时，北小武他妈还从我家的墙上拽去一大串红辣椒。

我因凉生挨了母亲的揍。

这是温柔善良的母亲第一次对我动手。她一边用藤条打我，一边哭着说：“你知不知道你就是魏家坪眼里的针啊！让你小心做人，你怎么就这么能折腾啊？非要整个魏家坪都知道你的存在啊？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啊？”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母亲的话全是说给凉生听的。她是个心慈的女子，软弱，唯唯诺诺。

藤条抽到胳膊上凉生咬下的伤口时，我就哆嗦成一团，而在门帘后偷看的凉生就紧紧地捂住眼睛。

月光如水啊。

如水的月光下，软弱的母亲无助地举着鞭子，头发散着，泪水飘落。四岁的小女儿却永远理解不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悲苦。

那个叫姜凉之的男人，在还只是魏家坪一个穷酸的教书先生时娶了她，两个人相濡以沫。她为了奉养他卧病在床的父母，为了不给他添生计上的压力，在两次怀孕后，都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每一次，他都抱着她哭着说，对不起。这个男人流着眼泪对她发誓，将来他一定给她一个幸福的家、一群健康的孩子！后来，他果真做到了！他出息了，成了省城有名的大记者，却在外面有了新欢。那是一个同他一样有文化、有层次、有见识的女记者！他们幸福着，缠绵着，甜蜜着，陶醉着。

一个乡下的农妇却在遥远的魏家坪忍受着，痛苦着，挣扎着，等待着！明知道他在外面有了家，并且有了孩子，她却不敢吭声，不敢哭也不敢闹。她明白，他没有同她离婚，就是因为公婆对她勤劳忍耐的喜爱与需要，以及她永远不会干涉他风生水起的私生活。

几天前，那个叫姜凉之的男人和那位女记者一同到魏家坪的煤矿进行采访，却被突发的矿难埋在井下。女记者死了，风花雪月没了。姜凉之如今躺在医院，生死难卜，只有糟糠之妻陪在他的病榻前。他吩咐她把跟另一个女人的儿子接到魏家坪来抚养，若他死了，更要好生抚养。是的，他无须请求她，只消吩咐。

有种女子，一生可悲，生时可以欺，死后亦可欺。

这个可悲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此刻，她散着发，落着泪，如同失魂一般。至于父亲的事，我到十三岁才弄清楚，才理解过来。也是从十三岁起，我有了一个极坏的习惯——在半夜睁大眼睛，试图看清糊满报纸的天花板，蜷缩着小小的身子，寻找那种美丽的夜晚。夜色如水！



月光如水！

曾经，就在这月光如水的夜里，母亲责打了我，又抱着我哭着说：“姜生啊，我的命啊。”

我是母亲中年后才得到的孩子。她是那样珍视我。她一生不曾拥有什么金玉珠宝，而我就是她的金玉、她的珠宝。她把对前两个没能出生的孩子的内疚全化成爱，放到了我的身上。可今天，她哭完后，依旧罚我在院子里站着。

那天晚上，月亮是那样孤单，我赤着脚站在院子里，只有小咪热乎乎的小身体偎在我的脚边。

半夜时分，凉生从屋子里偷偷地跑出来，小声地唤我：“姜生，姜生。”

我看看他，一脸委屈，低下头，裸露的小脚趾不停地翘来翘去。

他扯过我的手臂，心疼地看着上面的牙痕，流出的血液已经凝结成暗红色的痂。他问我：“姜生，还疼吗？”

我摇头，又点头，然后就拉住他的胳膊“哇哇”地哭，眼泪、鼻涕擦满他干净的衣袖。

他咬了咬嘴唇，说：“姜生，对不起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

他用袖子猛擦我的眼泪，说：“姜生，别哭了。都是凉生不好！凉生以后再也不让姜生受委屈了！否则，就让天上的月亮砸死！”

我停止了哭，喊他哥，又说：“还是别让月亮砸死你了，以后要是我再受委屈，你就用红烧肉砸死我吧！”

我边说边用粉红色的小舌头舔嘴角，试图回味下午吃的红烧肉的味道。六岁的凉生愣愣地看了我半天，哭了。

后来我们上小学时，老师让大家谈理想，那帮小屁孩儿不是要做科学家就是要做宇航员，只有凉生傻乎乎地说他将来要做一个厨子，引得一帮同学狂笑，还因此被老师罚在门口站了半天，理由是扰乱课堂纪律。

为此，一向对他疼爱有加的父亲脸色铁青。凉生却坚持做一名厨子，



一名会做红烧肉的厨子。

也是那个月光如水的夜，凉生拉着我偷偷回正屋，打来凉凉的井水，一言不发地给我洗脚。我的脚很小，凉生的手也很小。

凉生说：“姜生，以后要穿鞋子哟，否则脚会长成船那么大，长大了会没人要的。”

我坐在板凳上笑，说：“我不怕。我有凉生，有哥。”

凉生不说话，把我从板凳上背起，回到睡觉的屋子里。

母亲早已睡着，梦里都在叹息。我就挨着凉生睡下，两颗黑色的小脑袋凑在一起，像两朵顽强生长着的冬菇。

小咪蜷缩在我的身边，我蜷缩在凉生的身边。

我几乎忘了刚刚挨过鞭子，冲凉生没心没肺地笑。

凉生拍拍我的脑袋，说：“姜生，听话，快睡吧。”

我睡前偷偷看了凉生一眼，月光如水，凉生的眉眼也如水。

04

凉生，我咬了北小武

半年后，父亲从医院回到家里，下半身已经失去知觉，左胳膊打了石膏吊在脖子上，右胳膊已经被截去。

我觉得这个新造型真奇特，不觉冲着这个有些陌生的男人傻笑、扮鬼脸。凉生狠狠地瞪我，然后一头扎进这个男人的怀里，痛哭流涕。

我很难理解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在潜意识里觉察，我们家里的关系和别人家的不同。



父亲已经口齿不清，可仍拿出一家之主的气势，对母亲呼来喝去。尽管母亲打过我，可我仍然爱她、依恋她，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只知道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的男人！很多次，我在院子里玩时，都试图趁他不注意用小石头偷袭他，后来因为怕凉生不开心，只好作罢。

善良的母亲总把好吃的留给父亲和凉生。凉生负责给父亲喂饭，那本来是我的工作，直到有一次母亲看到我把饭硬往父亲的鼻孔里塞时，才换成了凉生。

母亲已经惊觉，有一种朦胧的恨意在我幼小的胸腔里暗生。其实，我也想做一个善良的天使，可是母亲的愁苦如同一种荼毒，让我天使翅膀上的羽毛纷纷风化消逝。

父亲总是舍不得吃，斜着脑袋，把好吃的留给凉生。凉生再把好吃的偷偷地留给我。

我问他：“哥，你不饿吗？”

凉生说：“哥吃过了，你吃就是。”

凉生与北小武一战，成就了凉生在魏家坪的“霸主”地位。

北小武脸上的牙痕已经变淡，我们依旧在草丛里捉虫子。北小武为了讨好凉生，从家里偷了他妈盛盐用的小陶罐，说是供“霸主”装蚰蚰用的。

我看得出凉生很喜欢那个陶罐。他从工地上装来沙，埋入一块生姜，悄悄放在床底。

我问他：“这样就能生出蚰蚰？”

凉生说：“姜生，你真笨啊！蚰蚰只能是蚰蚰的妈生的，姜的妈只能生姜。”

我说：“哦，狗是狗的妈生的，猫是猫的妈生的。那凉生一定是凉生的妈生的！可凉生，你的妈呢？”

凉生的眼神变得忧伤，他黑亮的瞳孔中闪过一丝黯然之色。

此时，母亲恰好经过。她摸摸凉生的头，对我说：“姜生，你听好



了，你俩都是妈生的。”

我撇撇嘴，说：“哦。”

北小武用来讨好凉生的陶罐又惹出了大事。

北小武他妈做饭时发现自家盛盐的陶罐不见了，揪来北小武，好一顿家法处置。北小武把魏家坪孩子的小人作风再一次“发扬光大”，为了掩饰自己的“通敌罪”，硬说是凉生来家里玩，给偷走了。

北小武他妈就扯着“交友不慎”的儿子来到我们家，将凉生的罪行夸大百倍，那阵势就跟八岁的凉生洗劫了他们整个家一样。

我突然身体发冷，小声说：“哥，北小武的妈妈一来，我就又要做你的‘替死鬼’了。”

凉生大概早忘了被月亮砸死的誓言，说：“姜生，反正你没有白吃红烧肉，长那么多脂肪，挨揍也不会疼的。”

我觉得凉生被魏家坪的孩子带坏了，变得如此“小人”。

母亲问凉生：“你真偷了北小武家的陶罐？”

凉生无辜地摇头。

北小武他妈风一样蹿入我们家的屋子里，四处搜索，终于在凉生的床底下发现了盛满沙子的陶罐。她抱着陶罐冲出来，跟一对历经生离死别的母子似的，指着凉生大骂他不是正路来的货，从小就手脚不干净。

我看着凉生的脸变红，眼神如同忧郁的海，心里恨死了北小武。我想反正最后替罪的总是我，被家法处置的也是我，就恶从胆边生，蹿过去扑向北小武。两个人摔倒在地，我抱住他的脸，狠命地咬。

任凭大人怎么扯，我都不松口。北小武疼得都不会哭了。

北小武的妈妈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道：“我怎么就遇上你们这么一窝强盗？！”

凉生说：“你把陶罐还给我，我就叫姜生松口。”

北小武的妈妈没办法，只好恶狠狠地把陶罐递给凉生。

凉生看看里面的沙没有太多变动，就对我说：“好了，姜生，松口吧！”



彼时，我又成了邻居家的大黄狗。

05

北小武，我和凉生要上学了

北小武他妈拖着儿子哭着离开，边抹眼泪边从我家院子的墙上再次摘走两大串辣椒。

父亲坐着轮椅从堂屋里出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母亲，嘴巴哆嗦了半天，蹦出一句话：“你生的好女儿！”

母亲的眼睛一阵红，泪水不由得落下，她抬起巴掌，狠狠地挥向我的脸，说：“让你不学好，带坏了凉生。”

一声巨亮的脆响过后，我的脸竟没有任何感觉。我睁开眼发现，凉生挡在我的面前，捂住半边脸，紧紧地护住我，小声呻吟着：“妈，别打姜生了，她没犯错。那陶罐是北小武自己给我的，你要相信啊。”

凉生的声音缥缈得可怕，堂屋里的父亲见母亲竟然错手打了他自己的儿子，像一头发狂的雄狮一样扑出来。只是他忘了，此时坐在轮椅上的他是个废人！所以当他的半个身子撞出门后，重重地抛空在院子里，只听到“咚”的一声。

父亲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凉生也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营养不良。浑身不能动的父亲只能用两只眼珠狠命地瞪母亲，但母亲觉得无辜。

其实他们不知道，凉生每天把好吃的都如数给了我。

每次，我们都会爬上屋顶，看月光如水，听虫儿低鸣。凉生通常把好吃的都藏在一个大碗里，带到屋顶上端给我，一边微笑，一边看我狼

